

## 一块石头的尾韵

——记三座店石头城遗址

## □沉香

需要走近了看你,追溯之心怀抱着敬畏

需要俯下身读你,脉络或气息都凝聚了古人步履维艰的印记那时,有多少生活的场景都离不开你比如狩猎、耕种、祭祀、锻造、磨米……你不断推送光明和期冀,日复一日

你是一座石头城几千年的历史因你咀嚼如果可以自原点将你回放你仍然是天地间的奇迹祖先早已在你的骨骼里埋下伏笔人定胜天,你深谙其中的精髓始终向未来敞开着记忆

翻过地质变迁和风雨侵蚀你的样貌至今以不完整状态踞如何念得沧桑不顾及袒露又怎么能不铭记你陶体的温度如这一番承载且厚且重

向阳的坡上你的城池就要迎来新一轮春色这样的情景对话虽隔时空,却毫不染尘  
恍若桃花茂盛,恍若蜿蜒石径、流水淙淙  
我分不清似梦非梦  
怀揣着你的憧憬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继续将绿开垦

## 秋风吹过北五泉村

## □尘之光

在林中撒野的风  
转到白墙红门的农家小院  
突然安静下来  
乖巧的,像个孩子  
与落进小院的太阳,引领我们  
这儿瞧瞧,那儿摸摸  
脱贫者黝黑的脸,漾出一种  
久违的光泽

一旦驻村  
他们就把这里当成了家  
东家的米面,西家的隐疾  
是他们  
挂在嘴边的一本经  
如百度地图定位系统  
二十四小时  
精准到村里每一户贫困家庭  
了解,沟通,实施  
远比纸上制定的细则  
繁琐,费心,忙碌

托养处的驴儿  
不惧生,三三两两朝我们走来  
用它的耳朵,蹭着我们  
这是礼节,或是一种语言  
权且这样理解吧——  
它的主人轻松了  
它也轻松了  
再也不用如从前,迁就  
腿脚不灵便的主人  
他唉声叹气,它无精打采

展望明天  
占地千亩的集体经济林  
各种果树长大结果  
北五泉村浸泡在果香中  
果林下,村民纳凉、品茶、读报  
杀声震天的楚河汉界  
他们俨然是运筹帷幄的将军

## 洁白月色

## □丁宇

庄稼在望眼欲穿中  
熟透成母亲虔诚的守望  
沾满汗水的衣襟  
成为思念中魂牵梦绕的味道

月亮在炊烟袅袅升腾中  
挂在村头的老槐树上  
温柔的洁白月色  
剔透老槐树下斑斑驳驳的记忆

纷纷逃遁的蝉鸣和蛙声  
总也守不住最后的气场  
母亲久违的笑容  
在蓝色的水域漾起甜甜的涟漪

诗塞  
境外

## 书香浸润了成长岁月

## □张永波

爷爷读的书,儿童时的我一本也读不懂。

每每打开都有密集恐惧症,欲破坏之而后快。竖排的宋体字豌豆大小,瞪着眼睛与我对视。大字下面面是竖着两排挤在一起的“小豌豆”,倒是那些红色的“句瓣”鲜艳醒目,令人精神一振。翻来翻去,从扉页到书尾,大体相同。“子曰子曰”——我读作“子曰”,刚要问爷爷这两个字为何频频出现,爷爷已经蹑着百衲布鞋背着手出门了。读不懂,爷爷又不肯讲授,就暗生恨意。有一次,拿着爷爷干瘪的狼毫笔大马金刀地在一本本书里面画下了乱七八糟的符号。若干时日后,爷爷蒙着头本来睡得好好的,却忽然坐起来,对着屁股刚着炕席的我大嚷大叫,“朽木不可雕也……”爷爷不像

邻居刘大娘一般大骂村语粗话,但我知道,这样的“之乎者也”已是他极发怒的样子了。

在我的印象中,爷爷读的书目不多,与划损的那本相似的、土黄色纸张的线装书也不过二十几本,书名大体就是《孔子》《孟子》《大学》《中庸》等。从我记事起,就见他翻来覆去地读,能从里面读出“金子”吗?书中自有黄金屋?那是我十五岁以前的疑问。

爷爷走了,什么都没带走,连他读了一辈子的书也没带走。我忽然想起那些书。它们在哪儿?我有些轻微的悔意。

这些雍容中正的宋体“大豌豆”都说了些什么?爷爷绝不是什么都没带走,他把书里藏着的“黄金”带走了。爷爷是不情愿带走的,他想把这些资产留下,但是又怕站在高楼下子孙们难以接住。一有悔意,我就想哭,一想哭,鼻腔里就溢满鼻涕,眼角里就糊上泪毛。

我终于得到了这些书,包括被我划损的那本《孟子》。在一个下雨的清晨,我给《四书五经》撑着伞,不料却被自己的泪水洇湿了书籍。爷爷的魂灵就在洇湿的“大豌豆”上撑起了一个又一个形状……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爷爷就坐在这排字上,叼着一支手卷旱烟,喷出浓厚的土烟香味儿。他教训长子也就是当小学教师的我的父亲:不要点火就着,耳根子长在自个脑袋上,你让它硬它就硬,你让软它就软。

没过三天,父亲搬到村小学教点,三间摇摇欲坠的夯土教学用

雨,还下着……

爷爷留下的书里霉菌在滋长。我对路人讲爷爷书里的一些事。

他们异样的热情令我颓唐,关于财富的消息甚嚣尘上,而关于书和文字的言论却毫无吸引力,那些“大豌豆”快要被霉菌淹没。

我几乎要抛弃那些书了。

书贩子嗅到了霉菌的味道,他们提着袋子拥进家门,袋子里的“金币”叮叮当当作响。太阳耀斑要穿透裹着书的红布,辐射那些“大豌豆”。

如果,我心里不存着那个疑问

## 积水连山胜画中

## ——黄河纪行③

年)大桥开工,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黄河铁桥竣工通行。桥长233.3米,宽7.5米,花费白银30余万两。铁桥由美国桥梁公司设计,德国公司承建,中国工匠施工。钢铁、水泥、铆钉等建筑材料均由德国生产,运抵天津口岸后,再用马车、牛车、人抬肩扛运到兰州。这是黄河干流上第一座公路铁桥,曾被命名为“天下第一桥”。后来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为“中山桥”。

如今,黄河铁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是兰州的一个历史文化标志。

水车,是这座城市的另一个文化符号。

兰州水车博览园讲解员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明代,兰州人段续考中进士后,曾宦游南方数省,对湖广地区木制简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详细了解其构造原理并绘制出图样。晚年解甲归田,回到兰州。为了让家乡人更好地利用黄河之水,浇灌农田,发展农业,他致力于水车的仿制。虽然多次失败,终于在清嘉庆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获得成功。于是,黄河两岸百姓纷纷效仿,借助水车把黄河水提入渠首,用黄河水浇灌农田。这一生产工具的改进,大大提高了黄河水的利用率,推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使兰州地区成了“水车之城”。

现在,水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人们没有忘记这段历史,没有忘记水车,用大小不一、各种各样的水车模型讲述着黄河岸边水车的故事,展示着黄河沿岸的田园风光,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体验、休闲、观光的好去处。让人们感受农耕时代的乡间田园风情,记得黄河哺育了世世代代沿岸人民,使之成为人们想兹念兹的历史文化记忆。

兰州羊皮筏子,旧称“革船”,俗名“排子”,是历史上黄河沿岸民间

——书中自有黄金屋吗?那些书,就一定不会安存在我的书房里。

在交易的前一分钟,如果我不打开包裹,交易就成了,我感觉捆着的那些“大豌豆”已开始散发萎缩的色彩了。

我不但打开了,还翻开了。

我一眼就看见爷爷坐在那里,端着书,抽着烟,喝着茶。

我刚刚移开,那些雍容中正的宋体“大豌豆”立刻又抓住我。我被诱惑了,按捺不住要钻进去的心思。这是探险心理。幽深的洞穴发出了邀请,站在洞口的人被磁铁一样的巨大力量吸引。

我有些明白了,儿童时对这些书的恐惧和恨意,分明就是潜意识中对“诱惑”的接近方式。爷爷知道这一切,他预料到我会接近,欲擒故纵,欲言又止,欲盖弥彰。

雨,越下越大,我在爷爷布下的埋伏中越陷越深。我带着“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疑问郑重地读爷爷留下的书。

“子曰子曰”。子,是孔子;曰,是说,孔子说。

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省”,读“醒”。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的妻子对小儿子说了句戏言:“汝还,顾反为女杀彘”,别在我后面哭哭唧唧,等我从集市回来杀猪解馋。妻子回来,曾子磨刀霍霍,杀了家里的肥猪,践行诚信之道。我见有些人,“起朱楼,宴宾客,楼塌了”,折腾来折腾去,竟败在一个“信”上。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子不语怪力乱神。”

“不知生,安知死。”

……

怎么说“黄金”的事呢?难道这些道理真的比金银还贵重吗?

怪不得爷爷一辈子都在读这些书,他一生都在试图剥开书中的谜团,像解多元多次方程一样,一层又一层,却无法达到终极。我懂爷爷的心了,自己却欲罢不能,在爷爷的指挥下,拨弄着车上的轩辕,在雨中前进。

絮语  
怀

## 粉笔画彩霞

## □凤华

耕耘在乡村校园,常常凝望这样的景致:夕阳染红了大半个天空,几只苍鹭临空翩翩,舞姿翩翩;桔红色的云彩镶上了金色的亮边,一片浩瀚的芦苇荡被涂上了耀眼的色彩。

乡村校园的黄昏,晚霞似锦。小姑娘清亮的歌声掠过麦田撞在校园的那口老钟上,清越的芦笛声在旷野里回荡,梧桐树如点燃的红蜡烛,水杉林飒飒声中满揣着成长的喜悦,乡村的校园静谧中透出几分柔情几分神秘。孩子们按捺不住涌上心头的欣喜,芦笛儿悠悠扬扬地吹起来。

乡村学校的老师是平凡的。没有太阳的辉煌和山岳的巍峨,但可以是如水的月光、谦卑的野草、诗性的晚霞;可以是杏花春雨的江南,铁马秋风的塞北;可以是如泣如诉的埙曲,可以是清亮婉转的笛声。只要用心绽放,擦去的是功利;粉笔画出的是彩霞,流下的是泪滴。

乡村校园远离尘嚣纷扰,静美和安谧氛围中的古朴美沁人心脾。乡村教育的美,是金盏菊花瓣上的蝴蝶颤动的双翼,是阳光上一滴水折射的万紫千红,是暮日里怡然坠落的累累红柿。

做晚霞一样的教师,在黑暗来临之前,用生命的色彩照亮学生懵懂的双眸;像晚霞一样绽放,洒一片幸福的霞光,用盛开的姿势引领乡村孩子在人生的小径上快乐地奔跑和飞翔。

夕朝  
月花

冰清玉洁

周友武  
摄

## 跨越时空的对话

## □朱连升

“科尔沁部落”与“薛礼征东”的隔空对话,在这里成为传奇。

在科尔沁草原,有一个生态保护区——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崇山峻岭,连绵起伏,绿色浩荡。这里地名称为“古迹”。如果没有远古人类的遗迹,无论如何也不敢叫这个名字。就在科尔沁草原上,有一片绵延800里的沙地,史称“八百里瀚海”。沙地不同于沙漠,有水的沙地,水草连天,鸥鹭如云。历史上科右前旗的大部分土地面积都包含在瀚海之中。如今,沧桑巨变沧海桑田,八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仅仅算一朵浪花,这朵浪花轻轻翻滚,这片土地就今非昔比,到处生机盎然、碧草连天。

一段古老的“马蹄印”传说和几十个优美的契丹文字,给“古迹”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宛如仙境、令人神往的“老道洞”,俯瞰群山的“望火楼”,巍峨险峻的“轿顶山”,构成一幅立体画卷。轿顶山海拔千余米,风采独树一帜,站在山项,可望见百里之外的科尔沁镇。曲折潺潺的山涧小溪叮咚作响,两岸树木参天,仲夏造访,树下漫步,一种浪漫油然而生。天然树种数不胜数,黑桦、白桦、黄榆、柞树俯仰生姿,交相辉映。和煦明媚的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像一

相同的传说、相同的情景,就是大自然的孪生兄弟。这对兄弟血脉相连,一样的风雨、一样的太阳,永不分开,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全力以赴创造新的精彩。

“八百里瀚海”与“薛礼征东”,跨越时空的对话,这是一首爱的歌谣,是遥相呼应后华丽转身深情的回眸。

风且  
吟听

《内蒙古文艺》客户端

《内蒙古文艺》微信公众号